



老牛

标准的直角！

听说，这老头的根就在这个地方，是当时这里还叫村庄的时候的村民。长年劳作腰弯了，背驼了，弯就弯驼就驼吧，都很自然，插田插着盼头也好，割禾割着日子也好，反正都要弯腰的！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，朝着朝着就被镰刀锄头和日月风云联手做成了这样一副骨架，这样一副能呼应露雳能对付坎坷的骨架。后来村道变成街道了，村委变成居委了，土地征用建楼了，他就丢了那镰刀和锄头，拉起了板车，继续以这种姿势，在日新月异的街弄里穿行。

在他的眼里，这些街弄依然是自己在土地里用锄头挖出来的田垄，他之所以拉着了一辆板车，不过是换了一种挑大粪浇地的方式。

小老头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以90度和板车保持着一条平行线，把油泔水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。

那一头是她老婆，听说也是个驼背。那个驼背老婆婆在那一头等着接油泔水，那一头养着几头猪。

这养猪的钱，是供他们一个上了大学的儿子读书的。

想象得出这两个驼背老人在家里喂着那几头猪的情景。那驼着的背低着的头，心里眼里也许只看到这几头猪。猪寄托着他们的希望。

于是就想起儿时看到的至今挥之不去的一幅画。

在我生活过的新化那座小县城里，在称为“市中心”的南门口一处悬挂巨幅电影广告牌的墙根下，有两位老人——准确地说不老老人，只是看上去很苍老，都说他们是两口子，是两个大学生，但精神不太正常，他们在墙根下摆了个小摊，修补铝锅，叫“冷作”吧。满街的人都说他们精神不太正常，但都喜欢把破

了的铝锅子送到这墙根下去补。男的姓彭，去补锅的人都喊他“彭癫子”，都要和这两口子搭讪几句，聊聊家常。

是不正常么？补锅的时候、搭讪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，手上的功夫是很精细的。街坊邻居们也不远离他们，差不多有半城的小孩儿，都围在他们旁边把“彭癫子”做歌唱。

只是在他们手头空闲的时候，阳光很灿烂的时候，那男的、就是那“彭癫子”便开始做报告，基本上是政治形势报告。那架势啊，那口才啊，那英气啊，迷倒了一大群孩儿！

每每到墙根开始在日落中暗淡的时候，他俩便收拾好工具，相携着、恩爱着拐过墙角，在铝片的“当当哪哪”中走回家去。

后来那个墙角空了。再长大时，墙也没了。后来有一种传闻，这是那个年代两个被错误处理的大学教授，这墙角下“冷作”的收入，是为了一个远寄他乡读书的孩子。

这个90度的驼背老头，我也好久没见到他了。一问，说是像那些走了的老人一样走了，悄悄地去了远方的天国……

眼前总要出现那板车，那油泔水，那90度的驼背，那脊背如油泔水一样发着光，和他所走过的路，成为一种古典。

此时，南北宋之交时期的名相李纲一首《病牛》的诗意，便也在这夕阳里成为一种剪影：

“耕犁千亩实千箱，力尽筋疲谁复伤？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

我想，这诗，这驼背老头那读大学的儿子是读得懂的。

诗新韵

朱继忠

父亲的伞（外一首）

父亲的伞，很少用
虽然南方的雨很多很密
我离开家的那年夏天
雨不大，父亲为我撑伞
只记得他的两鬓被雨水染白

几年后，我送给父亲一把伞
款式很时尚的那种
希望他在田间地头炫耀一下
希望打湿的头发慢点变白
希望像抓住我的手一样

我也不喜欢撑伞
被雨水敲打的感觉很亲切
可以洗去灰尘
可以中和泪水
可以更加敞亮

父亲很少撑伞的原因
不想去稀释，任由他厚重
如天空更加清朗
微笑与白发一起成长
无需去关注雨水的酸甜

当我的两鬓被洗白
突然有一种撑伞的欲望
烈日下回家的那一天
父亲撑着伞到村口迎接我
汗水和泪水都在伞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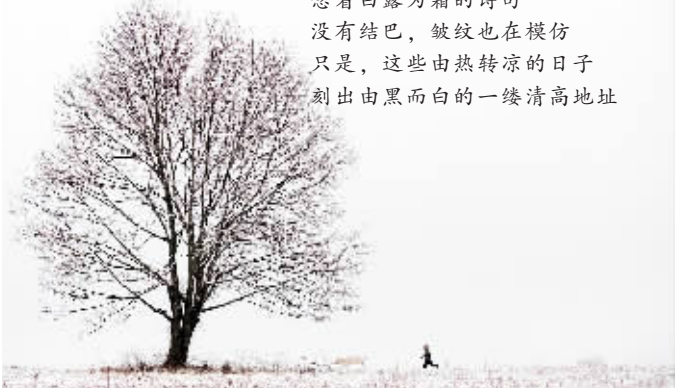
还是那把伞
被雨水冲刷的痕迹还在
我接过来，天空很远也很近
很亮堂，紧紧地抓住他
驼背的样子，像伞的神态

白露

很少站在镜子的前面
因为对白露节气充满惶恐
妈妈说过：白露身不露
习惯从今日起，裹紧衣服
希望不要露出远和近的对白

其实，露从今夜白
昨天用彩铅勾勒的底色
成了冷色调，成了针线活
爬上妈妈的两鬓，传来给我
给镜子留白，把脸型拉长

面积和长度从来没有浪费
念着白露为霜的诗句
没有结巴，皱纹也在模仿
只是，这些由热转凉的日子
刻出由黑而白的一缕清高地址



安徽

我怎么看他都是一头牛。

一头历经沧桑忍辱负重的老牛，一头能承载日月轮回能承受风云变幻的老牛。

每当他从我眼前经过，我都会特别地注视着他。

是敬重？是沉重？是凝重？很难一言以蔽之。就这样注视着他走来，又注视着他走去。好像这是电影上的画面，是被岁月之刀无数次地刻镂过之后，在夕阳下活起来的一座雕塑。

他并不知道被谁注意过，他从来就不是为谁的目光生活的。

他的眼睛里只有路上的尘埃与泥沙，只有自己一步一步往前挪着的脚板。

这是一个说不上年纪的小老头。我也看不清他的脸，因为我没看到他的头抬起来过，只看到他朝天的脊梁，那脊梁是风雨的擂台，那上边分明有风和雨厮杀过的痕迹，所以粗砺着一种金属的声音。

这是一个拉板车的小老头。

板车上每天拉的都是油泔水，是那些满街面的店面里航筹交错间溢出来的油泔水。如果你从板车后背看过去，只能看到那码得整整齐齐的泔水桶，看不到那拉车的小老头的。

拉板车本来就是耍费力的，总要躬着脚抵着足压着头弯着腰拼了力往前挪步。眼前这拉车的老头，倒是省去了那躬身的痛苦，因为他的腰，早就弯下去了，成90度地弯下去了，早就直不起来了！

真的就如同一头牛，或许是一匹马，只是前边的两只手没有落地，在紧紧地抓着板车的手把。而整个脊背是从臀部处彻底地弯下来了，整个人一个90度的

奶奶的腊薯片



邓菲

我的故乡在湘西南一个贫穷的小山村，山上石头多，田土少，零星分布在石板上的薄土只能种红薯，故以红薯为主食。每年秋冬之交，平地上种植稻作农家晚稻收割后，进入农闲，但山村人家却是最为忙碌的季节。趁天气好，赶紧上山把红薯挖回来，洗干净，切成片，晒干，储存起来，为第二年的春荒做准备。

邻居们每年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红薯片上打发时光，勉强能混个温饱。但我奶奶似乎与他们不一样，她总是挑选一些个大、修长的红薯与薯藤一起打好结挂在屋檐后通风的地方。进入腊月后，她把那些红薯取下来，逐个摸一下，看它们是否变得柔软，然后洗干净，然后煮熟，然后晒干。如果没有太阳，她就用筛子把红薯片像绣花一样摆好，挂在柴火上熏。红薯那股独特的香甜味总是诱惑着我，我想趁她不注意，去偷。奶奶似乎早就看出了我心思，说别去偷，过几天可以吃了，就是你的。

那时，天天烧柴火，不出半月，那些红薯片就干干的了，奶奶用手摸摸，说薯片腊了，可以吃了。她先摸出一两片递给我，见我一口就吃了，又拿出一两片递给我，说慢点吃，不要一次就吃完了。然后，她逐一把腊薯片拿出来，用小篮子盛好，放到我拿得到的地方。我只要一放学回家就去拿，有时还拿几块放在裤兜里，奶奶看见了，总是说，慢点吃，不要一次就吃完了。有时还责备我几句，你少吃点，给你姐姐妹妹也留几片。

吃腊薯片似乎是我的专利，没经奶奶的允许，姐姐妹妹是不敢轻易去拿的。我那时大约八九岁，偶尔也要做家务，想偷懒，就拿腊薯片和姐姐做交换，让她给我做，比如洗碗、切猪草、扫地。有时也拿腊薯片与小朋友去交换简陋的玩具，比如木制的陀螺、跳田用的小贝壳。但不出三五日，篮子便空了。奶奶见篮子空了，又从屋前屋后把那些挂着的红薯取下来一些。

我很少看到奶奶吃腊薯片，除非是偶尔试下，看是否达到她满意的口感。那个还弥漫着饥饿的年代，奶奶不饿吗？她当然也饿，但她不吃，她只是想让我生活在童年的骄傲里。

后来，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回忆的叠加，我才恍然大悟——

其实，奶奶年轻时就驼了背，她做这些活时很吃力。

其实，奶奶的脾气并不好，她只是让我这个长孙成长在她的慈爱里。

梦圆2020

山里的那些土货



彭世民

县太极协会的几位朋友到山里来慰问贫困户。在陈月亮家走访时，主妇刘林英端出几碟果子：山楂条、杨梅饼、柚子皮、红薯片、盐果子……

你们城里人到山里来了，也没什么好招待。这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些土果子，你们尝尝。

在城市里，超市多，小吃多，可谓五花八门。但要吃上这些土果子，就只有这山里有。

朋友们一边品尝，一边赞叹。这山楂条甜中带酸；盐果子（十样锦），味道酸甜、生津开胃；杨梅饼，那更是风味独特……

刘嫂子，你这些东西可有买的？他们想买点回去。临走时几位朋友把刘嫂子家的那些土货全部买走了。

在山里像刘林英这样勤劳的人家可多了。我们驻村工作队所到农户家里，他们都是拿这些土果子招待我们的。

刘林英告诉我们：早几年，丈夫被诊断为膀胱癌，自己身体又多病，村里考虑她家庭情况特殊，把她家列入扶贫对象。可在她们看来，当个贫困并不光荣，唯有勤劳致富生活得才踏实。她丈夫陈月亮坚持在外务工挣钱，刘林英负责在家里种地持家。每到山上的果子成熟的季节，夫妇俩就进山摘野果，然后回来加工成土果子：山楂片、山楂条、杨梅饼、杨梅干……就凭这些手工加工的土货，一年也能挣上几千元。

凭着自己的勤劳，刘林英家2016年就脱贫了。整个横江村现有建档立卡117户375人，其中2014年脱贫23户72人，2015年脱贫27户93人，2016年脱贫41户132人，2017年脱贫21户68人，2018年预脱贫2户6人，兜底保障3户4人。这些贫困户都像刘林英家一样，勤劳、纯朴，山里的、地里的那些野果、农产品都成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宝藏。

如今山里公路通了，水利修了，土地丰收了。山里的色彩更加迷人了。城里人来了，旅游者进山了，山里的水果蔬菜如胡萝卜、白萝卜、姜、茄子、南瓜、苦瓜、菜心、豆角、刀豆、辣椒、紫苏、杨梅……都是绿色环保食品，山里的水，喝起来都是甜的。就说那些盐果子吧。生长季节，收取的时候大量堆积，一时间也吃不完，山里人就把它做成盐果子，便于保存，既可以用来招待客人，适当的时候还可以换个零花钱。

像那些柚子皮，在城里吃过就是垃圾，柚子皮随手扔了。在山里，柚子皮经过村民们的加工，那就成了美食。不但吃起来口味好，还能起到降血糖、降血脂、减肥、美肤养容等功效。

马齿苋，寻常人家房前屋后都可以采摘到的野草，洗干净后剪成一段段晒干，几个月不得变质。紫苏叶，也是一种野菜，寻常可见，有一股浓郁的药香，不仅可以做药，还可以做菜，能去腥添鲜。

前段时间，我同村民们一道去采鱼腥草，那一片片开着小白花的鱼腥草在山里像一道风景，非常美。我都不忍心拔掉，村民们说今年拔了，明年长得更旺。我们把它弄回来后洗净晒干，再把它扎成一个个小团，放在家里，就成了清热解毒、抗菌消炎的上好良药。

最近，山里进入收红薯的旺季。少则几百斤，多则几千斤。我问农户，收这么多红薯打算怎么处理。他们乐呵呵地说：这些红薯身上都是宝，可以用来做红薯片、薯条、红薯粉，经过初加工、深加工就能变钱了。

是的，山里的这些土货经过加工就能变成宝。村民们凭着自己一双手勤劳的手，就能把漫山遍野的野菜、野果做成一道道风景，让生活洋溢着幸福与快乐。

冬天的姿态

周广玲

秋带着季节的最后一丝余温，渐行渐远，我开始清晰地听到冬天那熟悉的脚步。冬天的姿态，正从从容容，迈着和谐的步伐，如约而至。秋天固然美好，但冬天也毫不逊色，冬的静美，更有着一种穿透力，白雪皑皑的洁净与亮丽，带给我们丰富的想象和思索，千里冰封的辽阔与壮美，让我们充满着无限的憧憬和期盼。

冬天的姿态，低调沉着，它不像春天有着乍醒的姿势，也不像夏天张扬急躁，来势汹汹，更不会像秋天张扬热烈。冬天自始至终，都以一位长者的姿态，展示着这个季节独有的成熟与稳重，不禁让人肃然起敬。

冬天的姿态，就是雪花的姿态。雪花漫舞从苍穹里飘下，是那样的轻盈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丝的声音。雪花从来都是拒绝过分的热情，想拥有，只能化作一滴，清冷的泪水。雪寂静但不孤独，冷峻之中有着细腻的层次，雪只要一转身，季节就会为此改变颜色。飞雪是冬天的姿态最好的表达，纷纷扬扬地，悄无声息覆盖着一切可以掩饰的东西。

冬天，是一个储蓄的季节，在它看似冰冷的表情后面，悄然孕育着希望的种子，积蓄着不凡的力量。站在冬天的入口，透过季节的寒冷，我仿佛看到了来年的春暖花开，那是冬天姿态绽放出的希望。

冬天寒冷，色彩单调，或许并不完美，却始终抱有着积极的姿态，有着向上的感觉，奔跑的姿势。冬天的姿态，对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来说，永远是一种现在进行时。

冬日的美好时光，带给我们宁静与安详，安逸和满足。冬天的姿态，在我的眼里，是最美的姿态。